

从《交友论》到《速友篇》 ——耶稣会士的友论与中国传统友论的比较

蒋向艳

(华东师范大学对外汉语学院副教授,200062,上海,中国)

摘要:本文以文化相遇的“互动和交流类”框架分析《交友论》和《速友篇》,通过对两个文本的考察,表明利玛窦的文本显示了中西传统相融相汇的特征,呈现了一条文化创新的路径;卫匡国则为友论引入基督教的核心概念“爱”,区分儒耶的“德怨”论,明确了以耶补儒的传教策略。他们对西方友论的引介犹如一种催化剂,加速了明末清初中国士人人伦观念的现代化。

关键词:《交友论》《速友篇》中西友论

作者:蒋向艳,女,1977年生,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博士,华东师范大学对外汉语学院副教授,上海,中国。电话:+86-187-2102-6186;电子邮件:sandyjxy@hotmail.com

在明末清初中西文化交流的大背景下产生了中西文化结合的各种题材和类型的文本。《交友论》和《速友篇》都是由十六、十七世纪欧洲入华传教士创作的友论著述,前者作者是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后者作者是卫匡国(Martino Martini,1614—1661),两位作者都是意大利籍耶稣会士,先后入华传教数十年,都在中国逝世并埋葬在中国。虽然两部作品都是关于友论的写作,内容上也明显表现出了前后延续的特征,两者在中国士人中的接受程度却不尽相同:前者被收入多个文集,在中国士人中广为传诵,士人纷纷对之加以揄扬和引用,而后者则只有1661年的一个版本,其流传仅限于比较狭窄的士人圈子。由于题材和内容的一致性,1677年甚至出现了《交友论速友篇合录》(又称《交速合录》)的手抄本。^[1] 本文拟用钟鸣旦提出的中西文化相遇的“互动与交流类”框架^[2]分析两文,考察中西友道在这两篇文章中的呈现,它们的互动与交流、融汇与沟通、流变与创新,以及在文化传播上的意义。

创作背景

《交友论》和《速友篇》的创作背景十分相似。《交友论》创作于1595年。利玛窦自1582年在澳门登陆,1583年与罗明坚进入广东肇庆,艰辛开教,后被王泮知府逐出肇庆,转而到韶州开教,再从韶州

[1] 具体数据参引自比利时鲁汶大学汉学系 CCT 电子资料库: Ad Dudink & Nicolas Standaert, Chinese Christian Texts Database (CCT-Database) (<http://www.arts.kuleuven.be/sinology/cct>)。最近访问日期:2016年4月6日。

[2] Nicolas Standaert, Methodology in View of Contact Between Cultures; The China Case in the 17th Century, (Hong Kong: Centre for the Study of Religion and Chinese Society, Chung Chi College, The University of Hongkong, 2002), 23-47.

北上南京, 继而又被徐大任逐出南京, 后辗转来到江西南昌。对在华十多年来饱受挫折的利玛窦来说, 南昌似乎是他传播福音的“福地”。晚明的南昌是江右王学的胜地, 聚集了一批热爱谈文论道、对人生哲学有着浓厚兴趣的文人, 尤其是白鹿洞书院主讲章潢, 更是与利玛窦结成了志趣相投的朋友。在南昌, 利玛窦还受到了明王朝两位王爷建安王朱多爚(1573—1601 在位)、乐安王朱多煊(1561—1573 在位)的特殊礼遇。当两位王爷向利玛窦询问欧洲人对于友谊的看法, 利玛窦便回忆少时所学, 从他的记忆宫殿里“调”出欧洲名人论交友的格言名句, 撰成《交友论》一文。由于利玛窦在南昌所结交的上层阶层人士和知名文人甚广, 已经建立了良好的名声, 故此文一出, 广受中国文人的认可。《利玛窦中国札记》里记载, “这本书……到处受到知识阶层的赞许, 并往往被权威作家在其他著述中引用。”〔3〕1599 年当利玛窦从南昌到达南京, 这篇《交友论》成为把利玛窦和中国文人士大夫联系起来的媒介, 使他赢得多名上层知识分子的支持和帮助。〔4〕已有的研究表明, 在传教士关于友道的著述中, 利玛窦的《交友论》影响力最大, 其所引起的评价“多属正面”。〔5〕

与此相似, 《逮友篇》的创作也是来自耶稣会士与中国文士对友论的探讨。卫匡国 1643 年来华后在杭州和南京一带传教; 1644 年四月, 明崇祯帝自缢于景山公园, 清军占领北京, 战火很快烧到了中国南部地区。1645 年六月, 清军占领南京, 八月攻占杭州。唐王朱聿键(1602—1646)在福建建宁登基, 建元隆武, 当时卫匡国就在附近的福建延平。1646 年七月, 受隆武帝之托, 卫匡国在战火中前往浙江温州, 一路躲过清军的追杀, 于次年六月到达浙江兰溪的耶稣会驻地。在兰溪灵岩, 卫匡国见到了当地的中医学者祝石(字子坚), 两人一起探讨友道, 因而撰成《逮友篇》。〔6〕

可见《交友论》与《逮友篇》的创作背景十分相似, 都是两位耶稣会士与中国文士谈论友道的结果; 同时, 两者的创作方式也是十分接近的, 可以说是与中国文士合作的结果, 不过《逮友篇》的合作性质更为明显, 基本上是由卫匡国口述, 祝石笔录。

(一) 中国传统里的友论

中国古籍里最早出现“朋友”一词的是《周易》。《兑卦》曰: “君子以朋友讲习”, 君子注重与朋友进行交流, 以求共同长进知识和学问; 这是理性和知性的友谊。稍后, 《诗经》唱出人类交友是一种自然的行为: “嘤其鸣矣, 求其友声。相彼鸟矣, 犹求友声。矧伊人矣, 不求友生? 神之听之, 终和且平”(《小雅·伐木》)。到了《论语》, 关于交友的论述就更多了: “有朋自远方来, 不亦乐乎?”(《学而》)还提出益友和损友之分: “益者三友, 损者三友。”(《季氏》), 又提出交友的准则: “与朋友交, 言而有信”(《学而》)。《论语》透露交友具有一定的“功利性”目的, 朋友有助于成就君子的仁德。曾子说, “君子以文会友, 以友辅仁”(《颜渊》)。

孟子继承了孔子对友谊的重视, 以“信”为交友之准则, 同时还更进一步, 将朋友列入五伦, 即五种基本的人际关系: “使契为司徒, 教以人伦: 父子有亲, 君臣有义, 夫妇有别, 长幼有序, 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上》)。《中庸》称: “天下之达道五, 所以行之者三。曰: 君臣也, 父子也, 夫妇也, 昆弟也, 朋

〔3〕 利玛窦、金尼阁 Li Madou, Jin Nige: 《利玛窦中国札记》Li Madou zhongguo zhaji [The Journals of Mathew Ricci], (北京 Beijing: 中华书局 zhonghua shuju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83), 301-302.

〔4〕 同上书 Ibid, 第 346 页。You Xilin and Paulos Huang, “The Contemporary Transformation of Educational Mechanism for Knowledge Innova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ino-Western Studies (www.SinoWesternStudies.com), 1-20.

〔5〕 李爽学 Li Shixue: 《中国晚明与欧洲文学——明末耶稣会古典典型证道故事考论》Zhongguo wanming yu ouzhou wenxue: Mingmo yesuhui guidian xing zhengdao gushi kaoquan [European Literature in Late-Ming China: Jesuit Exemplum, Its Source and Its Interpretation], (北京 Beijing: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Shenghuo dushu xinzhishi sanlian shudian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2010), 275.

〔6〕 白佐良 Bai Zuoliang: “卫匡国生平及其著作 Wei Kuangguo shengping jiqi zhuzuo” [On the life and works of Martino Martini], 《把中国介绍给世界: 卫匡国研究》Ba zhongguo jieshao gei shijie: Wei Kuangguo yanjiu [Introducing China to the World: A Study of Martino Martini], (上海 Shanghai: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Huadong shifan daxue chubanshe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2012), 12-40.

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达道也。”朋友作为五伦之一已成为一种制度化的社会关系。

尽管朋友关系是一种重要的社会关系,是五伦之一,在中国传统社会里,朋友始终是一种附属的、相对次要的人际关系和社会结构,人际关系的主流和基本结构仍然是家族和血缘关系。正如《诗经·小雅·常棣》所说的:“常棣之华,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结义兄弟”正是通过“结拜”这个形式将朋友关系以“兄弟”关系巩固下来,正好体现在中国传统社会,兄弟血缘关系重于非血缘的朋友关系。

自汉代以来,“交友论”或“论交友”逐渐成为一个专门而独特的文题。东汉朱穆(100—163)始作有《绝交论》,蔡邕(133—192)继而作《正交论》,南朝刘峻(463—521)有感于朱穆的《绝交论》写了《广绝交论》。北宋欧阳修亦曾撰写《朋党论》以区分君子之真朋与小人之伪朋。这些“交友论”都对计较利益得失、形如商贾贸易的世俗友谊进行了针砭和批判,斥其为“伪朋”,认为这样的友道已失去友道的本义。

明末清初,一方面,社会上文人结社风气长盛不衰,东林党、复社、几社等明末文人社团都可以说是一批志同道合的文人交友的方式。崇祯十五年(1642),复社曾举行盛大的虎丘大会。当时,“虎丘山下,从江苏、安徽、浙江、江西、湖北、山西、福建聚来数百条船,千余车轿。几千人一起诵诗作文,寻找情趣,交换朋友”,^[7]可见当时以文交友、“以朋友讲习”风气之盛。而另一方面,正如徐尔觉在《迷友篇序》中所说,自《广绝交论》后,世俗均视朋友如仇寇,五伦已“失其一”,批判当时友道风气已经败坏;事实上当时朋党之争加剧,官僚阶层腐败现象日趋严重,整个晚明社会已病入膏肓、岌岌可危,处于崩溃的边缘。在这样一个时代,显然亟需一种新的声音来唤醒久被蒙蔽的人心,来匡正世俗流弊。

(二)西方传统里的《交友论》和《迷友篇》

在古代欧洲,交友首先是一个哲学和伦理学的话题。为交友留下名言的古代欧洲人多为哲学家、伦理学家,如古希腊时代的柏拉图(著有《李思篇》)和亚里士多德(著有《尼各马可伦理学》),文艺复兴时代的思想家、哲学家蒙田、培根等也都写过专门论述友谊的篇章。亚里士多德说,“好的立法者对友谊比对公正更关心”。^[8]蒙田把友谊区分为五种:血缘的、社交的、待客的、男女情爱的以及真正的友谊,^[9]第五种才是本文所论述的友谊。

在内容上,《交友论》和《迷友篇》对西方友论传统的继承是基本一致的,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是诉诸于古希腊罗马的友道传统。利玛窦在《交友论》的引言“友论引”中提出了西方友论的一个基本观点:“吾友非他,即我之半,乃第二我也”,^[10]朋友就是另一个自己,这个观点乃出自古希腊哲学家毕达哥拉斯,他最早提出论友谊的名言“朋友乃另一个我”^[11],后来这句名言广为世人传颂,如亚里士多德说“朋友是另一个自身”,^[12]古罗马哲学家西塞罗则说“一个能拥有一个真正朋友的人,就像拥有了另一个形影相随的自我”。^[13]

与此相似,《迷友篇》同样将友道传统诉诸于古希腊罗马,谓“真友之实犹二身相离,一心同在。尔

[7] 李天纲 Li Tiangang:“早期天主教与明清多元社会文化 Zaoqi tianzhujiao yu mingqing duoyuan shehui wenhua” [Catholicism and the multicultural society in Ming and Qing China],《史林》Shi lin [Historical Review], No. 4, (1999), 48.

[8] Michel de Montaigne:《蒙田随笔全集》(上卷) Mengtian suibi quan ji (shang juan) [Essays by Michel de Montaigne (first volume)], (南京 Nanjing:译林出版社 Yilin chubanshe [Yilin Press], 2002), 206.

[9] 同上书 Ibid, 第 206-207 页.

[10] 利玛窦 Matteo Ricci:《交友论》Jiao You Lun [On Friendship],《利玛窦中文著译集》Li Madou zhongwen zhu yi ji [The Chinese Works of Matteo Ricci], (上海 Shanghai:复旦大学出版社 Fudan daxue chubanshe [Fudan University Press], 2007).

[11] 同[5], 第 273 页.

[12] 亚里士多德 Yalishiduode (Aristotle):《尼各马可伦理学》Nigemake lunli xue [Ethika Nikomachea], (北京 Beijing:商务印书馆 Shangwu yinshuguan [The Commercial Press], 2003), 268.

[13] 西塞罗 Xisailuo (Cicero):《友谊责任论》Youyi zeren lun [On Friendship and Duties], (北京 Beijing:光明日报出版社 Guangming ribao chubanshe [Guangming Daily Press], 2006), 16-176.

室,我为第二尔,我室,尔为第二我”,^[14]并引用了更多古人论友道的名言名句和更多古希腊罗马的友道故事,如父命子试友的故事,以朋友为最有价值的可继承遗产;宫女与皇女争相为对方赴死的故事等。这些欧洲古代的友道论述和故事表明:在实行城邦制的古希腊罗马,城邦里的成员都是彼此平等的公民,也都对城邦的公共事务负有责任;故对古希腊罗马人来说,公共空间和事务的重要性超过家庭等私密空间和事务,具有第一要义;与此相应,在古希腊罗马社会,建立在平等概念上的朋友关系位于人际关系的第一位。如果借用中国传统中五伦的概念,那么在五伦中,朋友是第一伦,是最基本的人际关系,而血缘关系、君臣关系、僚属关系都是排在其后的,不能与朋友关系同日而语。

这样的友谊观体现了一种基本的平等观念。朋友双方并不依赖于血缘或者僚属关系,也无关双方地位的高下,而只是志同道合、相互平等;就像《速友篇》里逻辑总王玛耳谷对友人卑刺满强调的:“尔实在朕心中,朕实在尔心中,二身一心,朕亦一尔,尔亦一朕”,君臣同心。中国古代同样有君“思贤若渴”而结交贤士的传统,比如燕太子与荆轲,比如孔融(153-208)曾作《论盛孝章书》向曹操力荐盛孝章,认为重用之可弘友道,因为君臣之间实可结成亦君臣亦朋友的关系,他所谓“友道”实乃君主“求贤之道”。不过在中国传统里,君臣之间建立起来的这种友谊关系并不违背五伦,“君臣之道”依然是优先于“朋友之道”的。

《交友论》和《速友篇》都诉诸的另一个西方传统是基督宗教,两者相较,《交友论》对这一传统的引用甚少,文中仅有两处提到“上帝”两字:“各人不能全尽各事,故上帝命之交友,以彼此胥助。”“上帝给人双目、双耳、双手、双足,欲两友相助,方为事有成矣。”与《交友论》相比,《速友篇》更多、更直接地引入了《圣经》所言友论,即基督宗教的友道。如以下一则:

《圣经》曰:爱爱汝者最易,虽恶人亦能之。止能是,何报于上主乎?汝当仁爱仇汝者,加惠恶汝者,乃为上主之子也。

(三)《交友论》:倚重于儒学的中西融合

《交友论》和《速友篇》在论述友道时,在对中西两种友道传统的交流和互动中,对中西传统做出了不同的反应。利玛窦在《交友论》里提出“朋友就是另一个我”,当视友如己,从而把朋友关系置于人际关系的第一位,这对当时的中国士人来说是一个全新的见解,他们对此的反应是亦惊亦奇。如当时的著名学者焦竑(1540-1620)如此称道利玛窦的朋友观:“西域利君言:‘友者,乃第二我也。’其言甚奇,亦甚当。”^[15]为了适应中国国情,为了让中国文士更容易接受,利玛窦在展开论述时,尽可能地接近和融合中国的儒家传统。

首先,建立在“友即我之半”原则之上的友论,与孔子论友道一样具有世俗功利性。利玛窦说:“各人不能全尽各事,故上帝命之交友,以彼此胥助。”“独有友之业能起。”“上帝给人双目、双耳、双手、双足,欲两友相助,方为事有成矣。”交友是为了成就事业。又说,“交友之旨无他,在彼善长于我,则我效习之;我善长于彼,则我教化之。是学而即教,教而即学,两者互资矣。”交友之旨是学习对方的长处,这与《易经》所说的“君子以朋友讲习”旨意也基本一致。利玛窦撰写《交友论》时,正在南昌与建安王朱多燦、乐安王朱多煥交友,同时也经常与南昌文人们谈文说道,互相切磋和辩驳学问,故能体会到这种风气与古希腊索伦等立法者文艺聚会的相似性。^[16]

其次,与孔子一样,利玛窦也认同以“信”为朋友相处的准则:“交友之后宜信。”《论语》提出对朋友

[14] 卫匡国 Wei Kuanguo (Martino Martini):《速友篇》Qiu You Pian [On Making Friends],《明清之际西学文本》(第二册) Ming Qing zhi ji xixue wenben (di'er ce) [Texts of Western Learning in Late Ming Early Qing China (Volume Two)], (北京 Beijing: 中华书局 Zhonghua shuju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13), 817.

[15] 焦竑 Jiao Hong:《澹园集》下册 Danyuan Ji (xia ce) [A Collection of Danyuan (second volume)], (北京 Beijing: 中华书局 Zhonghua shuju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99), 735.

[16] 同[3],第302页.

的要求有三:“益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论语·季氏》)利玛窦则提出,“直言独为友之责”,认为“直言”是为人友者的职责,朋友若真爱友人,必定不能忍友人之恶,不怕“忠言逆耳”,也不怕朋友“蹙额”,必“直言”“谏之”。再有,利玛窦将一个人朋友的多寡与其德行的盛薄联系在一起:“视其人之友如林,则知其德之盛。视其人之友落落如晨星,则知其德之薄。”古罗马的友谊论原本就与德行密切联系在一起,比如西塞罗认为美德是真正友谊的基础。^[17]孔子也认为友谊与德行密切相关。《论语》指出有完美道德者方为“君子”,而“君子”何患无友,对君子德行最大的肯定和证明就是“四海之内皆兄弟”。

总之,为了更多地吸引中国读者,利玛窦在《交友论》中尽可能地淡化宗教色彩,并在文中尽可能地向着中国人所熟悉的儒家友论传统靠拢。钟鸣旦指出,在中西文化相遇时,影响和接受即传播是双向的。^[18]利玛窦写作《交友论》是为了向南昌的两位王爷介绍西方友论,然而在中国十多年的生活已经使他不知不觉地接受了儒家的友论,这使得在《交友论》里,中西两种友道传统的互动和交流表现出了较多相协调的色彩和较高相融合的程度。

(四)《速友篇》:倚重于天学、超脱于儒学

利玛窦和卫匡国都是天主教神父,也都是人文主义者,青年时代在耶稣会主办的罗马学院接受过人文主义教育的利玛窦和卫匡国身上都流淌着人文主义者伊拉斯谟(Desiderius Erasmus, 1466-1536)的血;他们通过自己的中文著述宣扬了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精神,《交友论》和《速友篇》所论述的友道体现了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精神,^[19]“散发出欧洲人文主义气息”。^[20]

尽管同样是论交友,卫匡国《速友篇》的创作主旨与《交友论》有所不同。《速友篇小引》表明卫匡国创作此篇的宗旨,其“九万里东来本意”,乃“愿入友籍者咸认一至尊真主为我辈大父母”,故在此“陈速友之道”,“所愿勿为假友,共作真朋”。^[21]这是说他阐述速友之道的宗旨乃在劝勉在华所结交友人真心认同那唯一的“至尊真主”、“我辈大父母”,这才是“真交之本”。其传教之主旨非常鲜明。卫匡国的匠心独运之处在于巧妙地将这一主旨与“友”“爱”主题联系起来。他从“爱”这一概念出发探讨友道,以“爱”释“友”之真义,开篇即谓“友者,爱之海,最难游也”,宣告本文论友道的重点在于阐明“爱”之真义——这可谓《速友篇》的关键句,与《交友论》开篇的“吾友非他,即我之半,乃第二我也,故当视友如己”一样振聋发聩。卫匡国提出“信”与“爱”是交友的两大基本原则:交友之人乃由信生信,由爱生爱,真交即建立在此基础之上。

乘着这样的写作宗旨,在与“他者”友道传统的交流上,《速友篇》的表现与《交友论》区别开来。在《速友篇》里,在基督宗教背景的观照下,古希腊罗马的友道传统成为了“他者”:当卫匡国借用这一传统时,他已经极大程度地将其基督宗教化了。利玛窦论朋友为“我之半”、“第二我”,朋友之间乃“二身一心”,故当视友如己;卫匡国则认为不但应视友如己,而且应视友“尊于己”,甚至可为朋友牺牲自己的生命:“宁死己而生友”,为友献身已经包涵基督的献身精神在内,卫匡国所引用的古罗马世俗友道故事(如阿肋德和比辣得的故事)、友论名言(如柏拉图、塞内加等人论友谊)也都透露出浓郁的宗教色彩。

卫匡国在著述中如利玛窦一样注重将自身的西方传统与中国传统结合起来。卫匡国在文中主要

[17] 同[13],第46页。

[18] 同[2],第24页。

[19] 张西平 Zhang Xiping:“利玛窦和卫匡国‘友论’初探 Li Madou he Wei Kuangguo ‘you lun’ chutan” [A Preliminary Study on Discussion of Friendship by Matteo Ricci and Martino Martini],《把中国介绍给世界:卫匡国研究》Ba zhongguo jieshao gei shijie: Wei Kuangguo yanjiu [Introducing China to the World: A Study of Martino Martini], 133-142.

[20] 沈定平 Shen Dingping:“适应性策略的传承与卫匡国的历史贡献 Shiyingxing celue de chuancheng yu Wei Kuangguo de lishi gongxian” [On the inheritance of the accommodationist policy and the historical contribution of Martino Martini], 同上书 Ibid, 第63页。

[21] 同[14],第807-828页。

引介基督宗教的友道,同时也注意结合中国儒家的友道进行探讨。有的基督宗教友道教义与儒家友道异曲同工,如《圣经》曰当责友之不善,而儒家也认为,“朋友之道,……善则久要不忘平生之言,恶则忠告善诲之”;^[22]有的教义则与儒家伦理区别开来,如《圣经》曰“汝当仁爱仇汝者,加惠恶汝者”,不过儒家并不主张“以德报怨”,而只是称“以直报怨,以德报德”(《论语·宪问》)。卫匡国在文中借得勒国兄弟之口对此作了专门的探讨:

或曰:报仇不可,然以直报怨足矣,何必以德报怨邪?曰:以直报怨,匪罪亦匪功;以德报怨,甚感天主之心而成大勋也。以直报怨,不为彼仇;以德报怨,不但解仇,且化为友,俾其改过矣。……故报怨之德,甚于报德之德也,难行,其功更丰。

这实际上是将基督宗教“以德报怨”的教义与儒家“以直报怨”的观点进行了比较,借此特意将友道导向神主,以上主或天主为统御友道的标尺,将世俗友论引向神学论述,赋予世俗友道以神学内涵,对中国传统的友论而言可谓来自“他者”的一种“异化”,同时也是一种深化。对《速友篇》的作者而言,与儒家友论的交流表现出了两种态度:一是接受和吸收(与自身文化相符的部分),另一种是带保留意见(与自身文化相异的部分);作者借此强化了对自身文化的认同。

结语:晚明西士友论的传播及其意义

《交友论》和《速友篇》为晚明社会引进西方的友谊观,一个积极作用首先就是强调了作为五伦之末的朋友的重要性,唤起晚明士人对朋友的加倍重视,同时自然地将平等观引入晚明士人的认识中,推动了晚明社会士人思想意识的进步和发展。两文所共同引介的西式友论观于无形中植入明末清初文人的认知之中,使他们的友谊观乃至世界观潜移默化地发生了变化。1676年,“清初六大家”之一吴历(1632—1718)作为比利时耶稣会士鲁日满的传道员赴江苏太仓访问道友转函,归而创作《湖天春色图》以志此事,这幅青绿山水画描绘了一派青春而浪漫的春天景象,象征着吴历因沐浴温馨友情而倍感振奋的精神世界,一种人际平等、欣然喜悦的气氛跃然画上:是新的友谊和世界观为吴历带来了转变。^[23]后来,吴历在给同乡名画家王翬(石谷)的一封信中将王翬称为“半我”,也显示了清初文人所受《交友论》的影响。^[24]

从《交友论》到《速友篇》,利玛窦既积极引介西方古典和近代的友道传统,又广为吸纳中国的友道传统,友论文本充分显示了他融汇中西传统的努力,并自然地呈现了一条文化创新的路径;卫匡国如利玛窦一般带着中国传统文化深深的烙印,同时在对西方近代传统的引介上比利玛窦走得更远,为友论直接引入基督宗教的核心概念“爱”和“德怨”论,明确以耶补儒的传教策略。他们的写作既丰富了交友论这一题材的中文写作,其在明末清初士人中的传播对匡正世风、移风易俗、救治时弊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利玛窦、卫匡国等人对西方友论的引介犹如一种催化剂,加速了明末清初中国士人人伦观念的现代化。

[22] 邓安生 Deng Ansheng:《蔡邕集编年校注》(上)Cai Yong ji biannian jiaozhu(shang) [A chronologically annotated works of Cai Yong (first volume)],(石家庄 Shijiazhuang:河北教育出版社 Hebei jiaoyu chubanshe [Hebei Education Press],2002),73.

[23] 蒋向艳 Jiang Xiangyan:“吴历《湖天春色图》研究 Wu Li ‘hutian chunse tu’ yanjiu” [A study on Wu Li’s painting “spring comes to the lake”],《汉学研究》Hanxue yanjiu [Chinese Studies],(北京 Beijing:学苑出版社 Xueyuan chubanshe [Xueyuan Press],2012),280-287.

[24] 吴历 Wu Li:“致王石谷尺牍 Zhi Wang Shigu chidu” [A letter to Wang Shigu],《吴渔山集笺注》Wu Yushan ji jianzhu [the Annotated Works of Wu Yushan],(北京 Beijing:中华书局 Zhonghua shuju [Zhonghua Book Company],2007),526.

English Title:

From Jiao You Lun to Qiu You Pian: Jesuits' Discussion on Friendship and A Comparative Study with Traditional Chinese Theories

Xiangyan JIANG, Ph. D., Associate Professor, International College of Chinese Studies,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200062, Shanghai, China. Tel: +86-187-2102-6186; Email: sandyjxy@hotmail.com

Abstract: This article makes an analysis of Matteo Ricci's *Jiao You Lun* (On Friendship) and Martino Martini's *Qiu You Pian* (On Making Friends) starting from the theory of the interaction and communication framework of contact between cultures. The analysis shows that Ricci's text has a characteristic of convergence and integration of Sino-West traditions which paves the way for culture creation; while Martini introduces the concept of "love" —the core concept of the Christian doctrines, makes a distinction between Confucian and Christian treatment on disputes, and clarifies the strategy of complementing Confucianism with Christianity. Their introduction of the western theories on friendship is a catalyst which accelerates the modernization of the concept of human relationships among the Chinese literati in late Ming early Qing China.

Key words: Jiao You Lun; Qiu You Pian; Sino-West theories on friendship